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作家专卷

高建群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高建群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I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## 目 录

遥远的白房子 .....	(1)
骑驴婆姨赶驴汉 .....	(77)
老兵的母亲 .....	(155)
雕像 .....	(231)
罗布泊大涅槃 .....	(313)

# 遥远的白房子



—

那时他还是一个俊俏后生，随父亲，一个半是商贾半是强人的老回回在这一带做着偷越边境的走私生意。辽阔的中俄边界上，没有什么人能挡住这些走私犯的达达马蹄。走私犯将中国内地的各种工艺品、山货、皮毛，甚至阿尔泰山的黄金，装上驮子，运到斋桑泊后边的阿拉木图，甚至翻过茫茫荒原，叠叠野岭，直抵莫斯科城下。接着又贩回各种新兴的日用品，卖给这居住在荒原地带的哈萨克。至今，在哈萨克的词语中，许多日用品，例如热水瓶之类的，就沿用着俄语名称，枪支也是这样。

有一次，老回回带着他的小儿子，在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买卖之后，过了边境，歇息在一家哈萨克帐篷里。这是一家正处在转场途中的新婚夫妇。是夜月明如水，小小的帐篷中，一块白布子象征性地吊在中间，将主人与客人隔开。

哈萨克有一种不太雅致的习俗，相信这种习俗现在还在一部分偏远地区流行着。他们认为，在客人居住的



这天晚上，如果能怀下孩子，这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象客人一样有出息。

这家是一对新婚夫妇，正是如痴如醉的时月，况且今天晚上又是久负盛名的客人光临，那情形，可想而知了。

白单子那边新婚夫妇的木床，咯咯吱吱响了一夜，可苦坏了这边的两个行路人。一老一小，躺在散发着青草气息的土地上，嗅着阵阵熏人的羊砬味，听着白单子那边咯咯吱吱的木床声，和偶尔不慎发出的男欢女乐声，一夜辗转反侧，未能成眠。

黎明时分，老回回一怒之下，唤起儿子，打马离开了这家帐篷。行前，为示抗议，顺手揭下主人的铁锅，翻扣在帐篷中间。

新婚夫妇一夜劳作，黎明方才熟睡。一觉醒来，不见了客人，见那铁锅锅底朝天，当当扣在帐篷中间，于是红了脸，打马便追。

小回回在一夜间变成了大人。老回回从儿子那火辣辣的流盼中，隆起的裤裆中，看出了他身上的一部分机能，在经过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又有了这现身说法的帐篷一夜后，已经苏醒了。他的心里出现一丝不安。

接回这两个客人后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哈萨克男人请客人在帐篷里住了三天。这三天帐篷没有挪动。



三天以来，哈萨克男人突然觉得，妻子的怀抱变得冷冰冰的了。显然，一串红玛瑙项练，一只镀铬的戒指，一只木头梳子，甚至，一个简单的铁质的发夹，也可俘虏一个哈萨克女人的混沌未开的心，何况，遇上了这样一个翩翩少年。

他们走了，几天以后，小回回单身返回来。他一定是瞒着父亲，偷偷跑回来的。他和哈萨克“洋缸子”在帐篷之外的广大原野上，凭借黑夜的掩护，频频幽会。就是白天，刺棵子丛，芨芨草滩，也留下了他们匆匆走过的足迹。

羊群向高山牧场行进，又飘流了几个地方。

象那些代代相传的忧伤情歌唱到的那样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达达的马蹄声打破了他们的温柔梦。愤怒的丈夫领来了一群愤怒的哈萨克，将两个团团围定。不贞的女人半裸着身子，被横陈马背，带走了。她的被奶茶和抓羊肉养大的白皙的身子，那刚才还处在亢奋状态的身子，现在缩成一团，在暗夜里泛着白光。两个硕大无比的奶子——令人想起花奶牛的奶头，随着身体的哆嗦而抖动。

偷情的男人被马刀背砍，皮靴尖踢，鞭稍子抽，最

---

新疆对已婚妇女的通称，无贬意。



后昏死在草原上。

哈萨克们放着喊声，用一把一米多长的大镰刀，象钉钉子一样，让刀尖穿过他的肚子，把小回回钉在草原上，钉在他们刚才偷情的地方。

黎明时分，草原上空荡荡的。哈萨克们已经把帐篷驮到马背上，赶着羊群马群，向那隐约可见的阿尔泰山进发了。他们从此将忘掉这个浪漫故事，就象忘掉曾经歇息过的这片草地一样，假如许多年后，他们偶而游牧路经此地，那时草儿已经几黄几绿，往事已难记忆了。

这个被活生生钉在草原上的过路客，将要被天空那寻食的苍鹰发现。苍鹰每天早晨都要在草原上巡视一遍，看有没有因春乏来过而在夜间倒毙的羊子。它将为见到这个食物而欣喜，然后唤来它的家人和左邻右舍们，饱餐一顿。当然，在没有回去报讯以前，它应当先吃掉那两只眼睛，眼睛的味道太馋人了。

但是，当阿尔泰山那积雪的山巅刚刚露出一抹红，小回回醒来了。他艰难地、一公分一公分地拔掉了戳在肚子上的镰刀，摇摇晃晃地站起，捂着肚子和后腰，慢吞吞地走了。

不久，草原上就出现了一群强盗，他们的头儿是一个相貌英俊受过教育的青年。原来，阿尔泰山里有一群强盗。强盗们的头儿死了，大伙约好，在草原上碰见的



第一个人，就是他们的头儿。如果他不答应，就把他杀了，继续寻找。这样，他们碰上了小回回。小回回思索了一阵，就答应了。于是，强盗将他抬回了山里。

正象人们所预料的那样，强盗开始在草原上寻找那对新婚夫妇，他们骑着黑马，在那些牧人转场途中必经的山口上睥视。

强盗找到了那对新婚夫妇。

强盗头儿没有杀那哈萨克牧人，他望着被捆住手脚的他，似乎面有愧色。临走时，他从马背上卸下一袋在阿尔泰山矿区抢来的金矿沙，扔到了牧人脚下。对着呲牙咧嘴怒目相视的牧人，他宽容地拍了拍他的脖颈。

他倒是抽出鞭子，狠狠地打了他的情人几下，他闷闷不乐地说：“你毁了我的一生，母狗一样的女人，迷人的红鞋女妖精！”

他还揪着自己的头发，痛心疾首地喊：“饶了我吧，要命的……情欲！”

随后，把她驮到马背上，带走了。

他正式易名马镰刀。那个老商人在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，远道而来，找到他，郑重其事地宣告和他脱离父子关系，并且不准他启用自己为他取的那个名字。小回回咆哮着，用马刀撩起衣襟，指着肚子上那个伤疤：“马镰刀！”



众强盗一声喝彩。“好，马镰刀！多响亮的名字！”

老商人吓了一跳，差点从马上栽下来。他打着马，朝来路沮丧地走了，从此，再没有在这块草原出现过。

几年过去了，过去的马回回不见了，人们看到的是一位面色铁青、体形彪壮、目光阴沉、寡言少语的马镰刀。过往的走私犯为他提供了枪支，破产的淘金工人为他扩充了队伍，他成了这一带的草原王。

说话间，十九世纪就快要结束了。大家知道，十九世纪末叶，中国和沙俄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性的条约，从而使中国失去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公正的列宁在他的不朽著作中，对此曾作过倾向性鲜明的论述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加之，小说所要讲述的故事，是发生在这些事件以后，和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大牵连。如果有兴趣，我或许将在另外的作品里专门反映它。

一八八三条约线签订以后，中俄边界时有事端，清朝政府很是为此忧虑。这时马镰刀日益势大。清政府见奈其不得，便用了招安的办法，给他封了职务，又在荒凉的边界地带盖了一座白色的房子，令其驻守。

马镰刀长叹了一口气，用一部流传在中亚细亚一带的奇书——《福乐智慧》里的两句诗，为他的侠盗生涯作了总结：



我放走了行云般的青春，  
我结束了疾风般的生活。

然后，带着他的糊里糊涂的漂亮妻子，那个从草原上驮来的哈萨克女人，到边防站就职。他还三十不到，却显得异常衰老，头上甚至已经有了白发。看得出，在从事强盗这个职业的岁月中，他的内心一定经历了无数的痛苦。他的阴郁的脸上现在开始出现笑意了。

他把几年来积攒的一点钱财，从他的女人那里要来，平均分给了所有强盗，让他们各寻生路。这些强盗大都是些破产的农民、牧民和淘金工人，各民族都有。他们有些拿到钱财后，便返回故乡去了，有的穿上士兵的衣服，跟他来到了边防站。



二

边防站座落在一片草地与沙漠相杂的空旷原野上，阿尔泰山隐约可见，一条大河在边防站围墙外边喧嚣。这条大河叫额尔齐斯河，它发源于阿尔泰山，穿过中亚细亚栗色的土地，流入沙俄境内，然后与鄂毕河汇合，注入北冰洋。根据一条未经证实的传闻，大诗人李白，就是溯这条河而上，从碎叶城进入祖国内地的。

在马镰刀的时代过去很久以后，本文作者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边防军士兵，曾来到白房子边防站服役。他惊叹于这里夏天气候的酷热、冬天气候的寒冷。根据气象预报显然是压缩了的报法，最高温度通常达到摄氏四十六度以上，最低温度则要达到零下四十六度以下。这里有半年时间，人们的毡靴和大头鞋是呆在冰雪之上的。那么，夏天好一点吗？夏天更令人生畏。相信这里在许多年前是一片黑色的沼泽，现在沼泽虽已退去，但芨芨草和芦苇茂盛地生长起来了，成团的蚊子就附着在这些绿被上，你试图向草里伸一下脚，立即，轰的一声，周身密密麻麻落满了蚊子，绿军装变成了灰军装。



至于住宿的房间，那简直令人说来不寒而栗：房间的四个角上，蚊子如同蜜蜂朝王一般，结成一个拳头大的疙瘩，终日不散。晚上熄灯哨音吹过以后，人们钻进蚊帐里，赤裸着身子，等蚊子叮，哪里感觉疼了，叉开巴掌，轻轻一拍，就是一只，通常，得这样折腾一个小时，才能将蚊帐里的蚊子消灭干净。小时候我看书时，看见书里面写着打蚊子时要叉开巴掌，不明白其中缘故，现在才知道了，原来蚊子的翅膀感应力特强，空气中稍有振荡，便逃之夭夭，所以须得将巴掌叉开，才不至于招风。为了防蚊，人们穿上厚厚的衣服，搽上防蚊油，戴上防蚊帽，但是，拉屎时候怎么办呢？只好，人们点燃一张报纸，趁火燃起时，赶快踩灭，然后脱掉裤子蹲在浓烟上。等烟还未散尽，就得提上裤子，要不屁股上就会落下黑麻麻一层，说不定连那个东西也给叮上了。那东西特别不服毒，会肿得老大。每当这时，大家就咒骂着那第一个建站的人。曾经有几任领导向上级建议，要求迁址，但都遭到拒绝，因为上级一直履行着“维持边界现状”这个国际准则。

马镰刀领着他的队伍来到边防站后，便开始了苦役般的生活。白日巡逻，夜晚站岗，其中许多艰难困苦，不必细述。

营房是一座十分结实的土坯房，就是后来人们所说



的“干打垒”。外墙用白灰刷过，远远眺去，在昏的荒原上分外醒目，所以哈萨克们称它为阿维边防站。“阿维”是哈语，翻译过来就成“白房子”边防站了。一溜黑色的碱土矮墙，将白房子围在中间。院子里有一口井，井很浅，因为靠近大河。吊水用的是一种杠杆原理，正如我们今天从地理教科书上所看到的波斯人的汲水方法一样。每天早晨，马镰刀的妻子来这里打一次水。马镰刀的妻子住在边防站外边紧靠围墙的地方。那是一座用白柳条子编成的房子，两层柳条中间夹着牛粪，里层又钉着毡，很暖和。

茫茫天宇下，与世隔绝的地方，一个胸部丰满的女人和一群野性未泯的男人，这里面本该有许多故事发生。可是，最初，一切都相安无事。士兵们一方面惧于马镰刀的威严，另一方面，又深深地爱戴着这个男子气十足的女子，所以，在大家的眼中，她的性别消失了，她和他们一样，是一个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着孤独和痛苦煎熬的苦役，一个怀着朦胧的报效祖国的信念而从事单调工作的人。

她并没有吃闲饭，她放牧着边防站的一群近二百只羊子。除此之外，还经管着一群自由地在荒原上游荡的奶牛。

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，她的父母都是丑陋的哈



萨克牧人，她的美丽不知得力于哪一次母亲的不贞。她十分多情，她恨不得张开她那丰满的胸膛，将所有的男人都搂在怀里，给他们以温存和爱抚。在做这一切的时候，她又显得那样单纯、天真和可爱，好象小孩在玩耍。许多年之后，当我在草原上偶尔与这位女巫式的人物相遇时——她这时已经很老很老了。亲爱的读者知道，新疆新近被列为世界的长寿区之一，除了为她那不以岁月变更而变更的美丽容貌所惊异外，便是惊叹那双清澈如春水的纯真无邪的眼睛了。你看见那双眼睛，你只能为她那往日的不轨行为叹一口气了事，而心里软软的，绝对动不起怒来。

“我叫萨丽哈！你的名字？”马镰刀的女人这样问讯那些新近从军的新兵。

新兵红着脸，为站长夫人打起一挑子水，跑开了。

萨丽哈不忘抓住一切机会诱惑这帮大兵。通常，礼拜六的时候，她遵照马镰刀的指示，将大兵们的床单收拢起来，拿到河边洗净。大兵的床单上常常有些他们在睡梦中不经意而流出来的东西，从而斑斑点点，很难洗净。每次，萨丽哈来铺床单时，都要带着调侃的神情，向大兵们道歉，道歉的原因是她没能洗净床单。她把大家弄得神魂颠倒，又爱又恨，终于有一次，发生了这么一件事。



边防站从很远的居民区运来了一批鸡。就要过春节了，连里有一名汉族士兵，他的父亲可能是江南的一位商门大贾，清政府为了控制新兴资本主义在沿海地区的发展，将一批批这样的人物遣送到了北方，这位汉族士兵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萨丽哈早就对他有意思了。

夏天的黎明，白夜刚刚过去，东方又泛白了。汉族巴郎子站晚间最后一班岗。他正在院子里转悠，消磨时间，萨丽哈担了一担水桶，扭动着腰肢来了。

一瞅见巴郎子，她的眼睛里露出百般抚爱，羞得大兵低下了头。

一群鸡在院子里无忧无虑地觅食。

萨丽哈娇滴滴地问：“你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汉族巴郎子抬头一看，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，翅膀扇着，尾巴摇着，正在干着它们传宗接代的工作。

他惶惑地低下头。

萨丽哈步步紧逼：“这个，汉话怎么讲？你的，告诉我！”

汉族巴郎子不敢不讲，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低声说：“踏蛋！”

“羊呢？”

“打羔！”

“猫呢？”



“尿春！”

“狗呢？”

“混游！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边防站静悄悄的，只有萨丽哈清脆的嗓音和汉族巴郎子畏畏缩缩的回答声。

汉族巴郎子没有办法回答了，他抬起头，看见萨丽哈正在向他招手，便走了过去。

萨丽哈扔掉了水桶，牵着巴郎子，快步来到干草堆后边，仰面朝天躺下来，撩起裙子遮住自己的脸。

一只老牛卧在草堆旁，咂着嘴巴，毫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。

事后，巴郎子哭着跪倒在马镰刀面前，请求他的宽恕。

马镰刀既没有处罚巴郎子，也没有收拾女人，他夹起一条毡，一块被子，离开毡房，住进了站长办公室。

这以后不久，萨丽哈的毡房便为这一群男人所共有了。

马镰刀再也没迈进毡房半步。他的脸色又象先前那样忧郁。他常常在空闲的时候，一个人爬上房顶，望远方，怀念他那水肥土美的故乡和礼义之邦的臣民。